

「尤努斯旋風」席捲內地微型金融業

企業管治



何順文
李元莎

獲得二〇〇六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殊榮的孟加拉「窮人銀行家」尤努斯 (Yunus)，因其以小額信貸方式解決貧困問題，成為世界媒體尤其是財經媒體的廣泛關注。盛名之下，尤努斯最近造訪了內地，並在北京與中央銀行等負責微型金融

管理政策的官員進行了深入交流。由此，引起了內地官方和民間各界對於以為窮人進行小額信貸為主要內容的微型金融的廣泛討論，實質性的監管政策調整也提上了有關政府部門的議事日程。這一直接而廣泛的社會效應，被稱為「尤努斯旋風」。

尤努斯及其於一九七七年一手創建的格萊珉銀行 (Grameen Bank) 因「從社會底層推動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努力，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根據諾貝爾獎評獎委員會「當大量的人口找到擺脫貧困的出路時，持久的和平才能得以實現」的評語，尤努斯及其創建的以無抵押、無擔保方式向貧困人口發放貸款的「格萊珉模式」，在內地尚有數千萬人口未擺脫貧困的狀況下，無疑具有強大的道德和政策感召力。加之內地對於諾貝爾獎一貫的狂熱崇拜，「尤努斯旋風」也許可以成為改變內地微型金融生態的新契機。

五成八借貸者脫貧

尤努斯在擔任孟加拉大學經濟系主任期間，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認識到窮人沒有從一般商業銀行貸款的權利，而

獲取基本金融資源應該是一項基本人權，也是足以改變窮人命運的關鍵性經濟權利。由此，尤努斯開始創立專門向窮人貸款的銀行，並確立了兩個基本原則：其一是只對貧困人口貸款；其二是不要任何抵押和擔保。作為傳統銀行體系的挑戰者，尤努斯和他創立的格萊珉銀行創立了一套向窮人貸款的操作體系和技術規範，而這一直被稱為「格萊珉模式」的最大價值，在於以一種商業上可持續的模式來消除貧困。

格萊珉銀行現有六百七十多萬名借貸者，其中婦女約佔百分之九十六。由於婦女生活在孟加拉社會的最底層，故而更珍惜借貸機會。而利用每筆貸款平均為一百三十美元的小額借貸，眾多婦女改變了自身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格萊珉銀行的借貸者中，每年有百分之五脫貧，而根據其自己的統計，迄今格萊珉銀行的借款者中，有百分之五十八脫貧。而格萊珉銀行由借款者佔有百分之九十六股份，政府持有百分之四的獨特的所有者結構，也為格萊珉銀行保持自身的獨特運作方式，並最終將資本經營收益回報借款者提供了制度保障。

當局放鬆監管政策

「格萊珉模式」所最初發展的小額信貸 (micro-credit)，通常指金額在當地人均 GDP 三倍以內的貸款，而隨著不斷的創新實踐，這一概念已經被涵蓋存款、貸款、保險、住房信貸、小額租賃等在內的微型金融 (micro-finance) 所取代。如果不是「尤努斯旋風」，微型金融在內地不會受到如此重視，至少要緩慢的多。過去十年間，以小額信貸為主的微型金融在全世界服務了七千多萬的貧困人口，與內地未脫貧的人口總數基本一致，而據說「中國幾乎是唯一

一缺乏正規小額信貸機構的發展中國家」。

「良好的微型金融生態運作需要多元化、管治良好的金融機構，有適度競爭和有效的監管，以及好的金融政策和基礎設施建設」。制約內地微型金融發展的最根本因素，就是金融市場進入和金融利率管制造成的市場分割和資源流轉不暢。最近在尤努斯效應下，內地金融監管當局開始對小額信貸等微型金融創新放鬆政策控制，最大的政策突破很可能來自對於貧困地區農村金融市場的開放，這在內地國有銀行因上市財務重組而從農村退出後造成的農村信貸大幅萎縮背景下，具有特殊的扭轉內地微型金融制度框架的積極意義。

本上壓縮了微型金融商業運作的合理空間。因為無法全面吸儲，必須依賴資金拆借，所以資金成本高；單筆貸款金額小，但相應手續並不少，加之沒有直接的財產權利證書；同時因無財產擔保，理論預期違約率高等因素導致微型金融的交易成本明顯高於一般金融交易，所以需要更為靈活的利率政策以覆蓋貸款成本。

為制度變遷提供動力

而在具體操作層上，現有模式發展的最大障礙是過度依賴政府補貼，且一般仍需要借助人提供資產擔保，因此，內地微型金融距離依靠自身商業運作，在解決貧困人口信貸支持的同时實現財務自立，仍有很大距離。不過，中央政府近年對於農村、農民和農業「三農問題」的政策傾斜，連續三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均不斷強調發展農村金融的重要性，在此次「尤努斯旋風」的刺激下，內地相關政策有望在部分鬆動的情況下出現全面突破，從而成為內地微型金融生態制度根本變遷的直接動力。

何順文 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兼教授
李元莎 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監管機構仍
在很大程度
上固守嚴格
的利率管制
，從而在根



尤努斯憑藉以小額信貸方式解決貧困問題，贏得二〇〇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彭博圖片)

在部分開放農村金融市場進入的同時，內地



在尤努斯效應下，內地金融監管當局開始放鬆對微型金融的政策控制，最大的突破很可能是對貧困農村金融市場的開放。(彭博圖片)